

情感

李建著

群众出版社



情 惑

李 建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情 惑

李 建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125印张 279千字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1098-4/I·385 定价：8.60元

印数：1—6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展示改革开放中青年人感情世界为主的言情小说集。有痴迷于儿时女友而导致精神障碍的有志青年，有遭际复杂而冰结感情的青年女性，当然，也有那一对对火热的（有时是外冷内热）的痴情男女……这些小说多于如诗如幻的感情倾诉中巧现多彩的人生，于变幻曲折的情节发展中妙悟剧变的世界。

目 录

情感.....	(1)
“我是侏儒”	(75)
另一种残酷.....	(91)
她说月亮美如冰.....	(109)
白雪覆盖的世界.....	(130)
月亮的颜色.....	(151)
不该是方尖碑.....	(161)
雪地上的墓碑.....	(178)
寂静.....	(188)
倾诉.....	(201)
没有情人的季节.....	(319)
雪岭.....	(361)
女医生和她的男病人.....	(384)

情 惑

—

舞曲又响起来了。淡淡的月色下，只穿了游泳衣裤的半裸男女们，重又拥回海滨广场，随着音乐狂热地扭动起来。一个低哑性感的女声声嘶力竭地唱起一支老歌，“噢，纽约！”强烈的鼓点使张风觉得心脏在扭曲震颤。也许医生说对，他的确应该好好休养一段。他向两边看了看，差不多全上去跳舞了。长长的两排茶桌旁只剩下了很少一些人，而且也全部都是相拥相抱、意犹未尽的年轻情侣，象他和方为这样两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坐在一起，在这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张风忍不住暗自叹了口气，连跳舞都被指为1986式的，也许真是老了，跟不上新一代的潮流了。

“你们到底是为什么？”方为又提起那个问题。

张风真不想回答。对这样提出问题的人，你就肯定没办法给他解释清楚。不过，方为毕竟是朋友。

“我也说不清。”他说，“这种事有为什么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

“谁也说不清。”张风不愿深辩地说，“好多事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能够解释，只是亲身经历了之后才会明白，那些解释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。”

忽然，他觉得背后好象有些说不出的异样，急忙回头去看，只见一个绿色的影子轻轻一闪，便消失在夜幕之中。他疑惑地看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“怎么啦？”方为问。

“没什么，可能是看花眼了。”

“你这次来，看上去瘦多了。你以前身体多棒。”

张风无可奈何地微笑着摇摇头：“为离婚的事折腾两个月了，能不瘦吗？”

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她不离。”

“那只好起诉了。”方为扔给他一支烟，自己也点起了一支吸起来，“你是不是已经铁了心了？要不然就算了。”

张风又摇摇头：“本来已经决定起诉了，连律师我都请好了，结果小帆走了。”

“小帆走了？吴小帆？”方为吃惊地坐直了身子，“你们不是好了好长时间了吗？”

“给我留了一封信，”张风在烟碟中磨着烟灰，脸上不动声色，“她说她觉得我很好，但是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，也是身不由己，希望我能原谅她的不辞而别。她说她祝我幸福，也希望我祝她幸福。”

“真没想到。她去哪儿了？”方为同情地看着他。

“不知道。”张风脸上仍是平板板的，没有一点表情，

“我那些天也是一直没睡好，当时就眼前一黑，半天没恢复过来。”

“这个打击太大了。”

张风没有说话，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现在跟公司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医生给我开了3个月的病假，而且建议我到海滨来休养一段。”

“对，在我这儿好好休息一下吧。”方为想了想，拿出一张纸写了几个字，递给张风，“我父亲有个老朋友在这儿，是个脑科专家，你可以找他仔细检查一下。他很不错的。”

“我其实用不着休息。”张风两眼看住方为说，“我希望你能帮我安排个工作，临时的就行。如果我能适应，我将来就调过来。离婚的事也就随它去了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方为这才明白他来的目的，“工作的事没有问题，就是你的身体。”

“我身体很好，就是有点神经衰弱。”他敏感地迅速看了方为一眼，“我看上去有什么不正常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一点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方为又扔给他一支烟，“招待所条件太差了吧？”

“挺好。我住在二楼，都很方便。就是呆了一天，觉得没什么事干。”

“明天你到那个医生那儿检查一下身体，什么时候想找点事做做，可以随时到公司来找我，我一定叫你满意。好吧？”

“那就谢谢总经理了。”张风开玩笑地笑着说。忽然，他看见对面有一个女人正看着他微笑。她很年轻，头发烫得异常蓬大，方脸尖下巴，两个眼睛闪着俏皮的微笑，穿一件湖绿色斜肩珠光缎太阳裙，在淡淡的月色下，裸露的左肩泛着白皙柔润的光泽。他看着她愣住了。他肯定见过她，但想

不起来了。他是在哪儿见过她的呢？

她看着他，又向他笑了笑。

肯定无疑，一定见过她。

但是，在哪儿呢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方为问。

就在这时，那个绿衣女子迷人地微笑着向他摇了摇头，仿佛有点失望似的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张风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，眼睛盯着她的背影。

“看见谁了？”方为又问了一句，也转过头来。他什么也没看见。那女子已经消失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去一下。碰见了一个熟人。”

在方为疑惑的目光注视下，张风匆匆离开，快步追了过去。

她走得很快，张风紧紧地跟着。当他快步要追上的时候，她忽然一闪身挤进了跳舞的人群。张风仍然紧追不舍。他吃力地躲闪着那些如醉如痴地搂在一起扭动的年轻人，快步在舞场中穿行，但是终于还是没有追上她。最后，他疲惫不堪地走了出来，失望地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，气喘吁吁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又看见了她。她已远远地离开海滨广场，正向着一条通向市区的小巷走去。他顿时又有了力气，起身向她追去。

可是，当他走进那条小巷时，她已经无影无踪了。他又向前走了几步，站在路口上犹豫不决。忽然他看见了她，她就站在离他不远的一棵树后面。他迟疑地向她走了过去。当他走近她的时候，她也从树后向他跑了过来，两手抓住他的胳膊，抓得紧紧的。他借着月光一看，顿时吃了一惊，这不是

她，而是另一个人。描了长长的眉毛，抹了厚厚的眼影，涂了浓浓的唇膏，穿了一件短短的绿裙，但毫无疑问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！张风吓了一跳，急忙推开他的手。

“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”

“都一样，这比女人还舒服呢。”显然，他把他当成寻花问柳的嫖客了，“一次100，怎么样？”那个“孩子”又拉住了他的手。

他急忙再一次推开他

“对不起，我不要。”

“80行不行？人民币也行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他厌恶地摆脱他，匆匆走开了。

二

那一夜，他睡得很不好，连续不断地做恶梦，直到天近黎明时才安静下来。当他醒来时，一缕阳光已经照到了他的脸上。他起身穿好衣服，然后打开了宽大的玻璃窗。

这是一座不大但很漂亮的招待所，从窗口可以看见外面的花坛，梧桐树和爬满三角梅的铁栏杆围墙。房间不大，但很舒适，很适合他长期住下去。

他拿出了方为昨天给他的那张纸条。市中心医院。好象不是太远。这几天总是吃不下饭，是该去看看。该不会是肝炎吧？

转了两个弯就找到了那家医院。要找的那个医生也姓方，说不定就是方为的本家。不过他什么也没有问。方医生

好象知道他要来，看了他的条只“哦”了一声就再没说什么。

他给方医生讲他的症状，说他食欲不振，问方医生要不要验血。方医生说，验血也好，接着就问他睡眠好不好，有没有幻觉，是不是常常半天不想说一句话，有没有说话管不住自己的时候。他觉得这些话简直莫明其妙。

当他觉得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，医生才终于告诉他，已经检查完毕。医生问他：

“你也是学外贸的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不，我学的是商业管理和经济法。”

“这好象是两个专业吧？”方医生看看他。

“对。我大学学的是商业管理，上研究生读的是经济法。”

“那你是文武全才了？”方医生笑着递给他一包药，“这个睡前吃，帮助睡觉。有哪不舒服，随时来找我。”

商店都刚刚开门，街上人还不多。张风沿着一长排水果摊漫不经心地往前走。一个摊子上正在卖炸菠萝，刚出锅的炸菠萝一片片地摆在盘子里，金黄金黄的，引人食欲。他想起还没有吃过早点，便买了两片用纸托着吃起来。轻轻咬一口，一股少有的清香顿时飘了起来，一直向上飘，充满了他的脑际。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，仔细地品味着那种迷醉的感觉。又买了一片之后，他才一边吃着一边向前走去。刚走出几步，一抬头，他忽然看见了她——那个穿绿裙子的姑娘，她挎个菜篮子，正悠闲自在地在他前面走着。他一下站住了脚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背影。

他一定见过她。

他肯定认识她。

她是谁呢？

他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。

她挎着个菜篮子，象是要买菜，可又什么都没买。她安闲自在地往前走，一直走到汽车站。她站下来等车了。她转过了脸来。她漫不经心地理了理蓬松的长发。又是那张上方下尖的脸，又是那双迷人的眼睛。

肯定见过她。

肯定认识她。

她是谁呢？

想一想。仔细想一想……

车来了。她从后门上去，他从前门上去。但他刚一上去她又从后门下来了。他刚要下来，又发现她上了后面紧跟着的那辆车。他只好又缩回去。

她为什么要下去？又为什么上了后面那辆车，她发现他了？发现他在跟踪她？那她完全来得及躲开。也许只是偶然。后面那辆车的确比较空。可是，她向着他微笑却又逃避着他……

想一想，再想一想……

他从前门一直挤到最后，直直地盯着后面的那辆车。一站站开下去。她始终没有下车。她要去哪儿？他对这个城市完全陌生。

到终点站了。他第一个跳下来，不远不近地看着后面的车，看着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。车下空了。没她。

他茫然了，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，围着车站转了好几圈，还是没有。她到哪儿去了呢？

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，一脸若有所失的神情。

这里好象已是郊外。走过灰墙高耸的烈士陵园，前面便是一片密森森的黑色阔叶林。他沿着一条湿润的草径走进，两边是高楼大厦般的水杉树。一直往前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视线渐渐开阔，大树变为灌木。再往前走，不太远处出现了一个蓝蓝的小湖。小路分岔了，从两边向小湖环抱过去。张风站在三岔路口，越发觉得茫然。该到哪里去呢？一种空虚无意义的感觉在他心中缓慢地流转。

他茫然四顾地转过身来。他忽然又看见了她。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靠在一棵翠绿的梧桐树干上，正紧紧地将她拥在怀中亲吻爱抚，她的洁白的菜篮无力地倒在了草地上。

象是看见了想看而不该看的东西，又象是受到了意外而强烈的冲击，张风忽然觉得胸中发热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他悄悄绕到他们背后，把身体紧紧地贴在一棵直径一米多粗的枯树后面。这里离他们最多两三百米远，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喃喃低语和让人强烈兴奋的爱抚声。张风觉得他的呼吸在逐渐加快，变得急促起来，渐渐他们的喃喃声融为一体。

男人急切地呼唤着，女人无声地承受。他听见他们向他走来，笔直地走来。他们走得很慢。边吻边走，踩着草叶哗哗轻响。现在，他们也靠在了这棵枯死的老树上，他和他们只有一树之隔，他觉得心跳在怦怦地加快。

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拉链拉开的声音，解脱衣裙的声音。他听见男人的呼吸声越来越强烈。他听见女人呻吟般地低声拒绝：“别……会不会有人来……”半是害怕，半是跃跃欲试。他觉得心脏开始疼痛，渐如刀绞。他觉得有些不能忍受。他捂住胸口，强使自己忍受下来。他听见坐倒的声音，听见草枝

压折的声音，听见男人和女人快乐地低叫的声音，他听见这声音越来越强烈，他觉得越来越不能忍受，他觉得精神与肉体的绞绳都在慢慢收紧，使他越来越难以呼吸。他紧紧地靠在树上，面如死灰，一动不能动。渐渐地，他觉得一种妒嫉，一种痛苦，一种难以言说的愤恨，一起在他心里翻滚起来，他觉得有一团恐怖的烈火在他眼中熊熊燃烧。女人迷醉的呻吟声越来越清晰，他忍不住慢慢从树后伸出头去。他看见一只白馥馥纤纤玉手缠着一条细细的金链，平平地放在草地上。他看见那指甲上涂了火苗一样的血红寇丹，他觉得那火焰正在他唇边残酷而又诱人地炙烤。他看见那五根白细的手指随着呻吟声握紧、松开、抬起，他看见它们无意识地将一根根鲜绿的草叶慢慢地捻碎。他发现它们和那欢愉的呻吟声那么协调一致，而男人和女人的呻吟声又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。他好象受到了大打击，他感到一种极其痛苦的愤恨和无奈，他觉得自己在被心中烈焰的彻底烧毁。他无力地滑坐在地上，两手树根般地插入泥土，好象他也成为了那棵枯死的古树的一部分。

忽然他听见了一阵人声，他一个颤抖，一阵振奋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但已报仇雪恨般地从树后跳了出来。可是他呆住了，大树后面没有男人，没有女人，没有撕落的衣服，没有赤裸的身躯，只有一片平整而碧绿的草地。他惶惑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快步在四周寻觅他们的去向，然而没有一点踪影。他又走了回来，象一个被欺骗了的丈夫那样仔细地寻找草地上的痕迹。确有被压倒的草叶！确有被捻断的草枝！……但是，也许是……别的人？……他突然象是垮了一般似的。

他空落落地往回走，空落落地好象很累。好象刚到一个

城市，旅馆还没找到就被洗劫去了所有的东西。他觉得自己好象被一无所有地抛弃在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，一时不知道该上哪里去。

他沿着大街往前走，两边都是顾客稀少的各式店铺。太阳很热，店铺里显得更加凉爽。他买了一包烟，点燃一支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一团白白的烟雾在眼前慢慢地飘浮。忽然他又看见了她。仍是那条飘逸的斜肩绿裙子，被那个黑西装的男人紧紧搂住，肩并肩地往前走。他愣住了，拿着香烟的手停在了半空。他忽然觉得脑海里很空，什么也想不成。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，不知道是该继续介入还是应该尽快退出。而且他是否真的已经介入了呢？如果没有介入也就谈不上退出。他有理由介入吗？他要干什么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他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，使他不能自己。冥冥之中的导引。无法拒绝的诱惑。茫无目的中的目的。香烟渐渐燃尽，他们越来越远。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仍然迟疑不决。忽然，下了决心似的，他扔掉烟蒂，匆忙地跟了上去。

他们俩走得异常悠闲自在，不时地停下来买些东西。她的绿色珠光丝裙，上面紧紧地包在身上，下摆却异常宽大，常常被突来的轻风吹起，使她那双细而白的长腿显得越发地引人注目。

张风带着一种仇恨的心情盯视着那个男人。他要比那女子大得多，也许有30多岁，一张漂亮的长方脸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黑黑的西装整整齐齐，看上去就象是哪一家大公司的年轻经理。他太幸运。这个世界有时候真不公平。他那么自在，好象天生就该拥有她一样。或者，不仅是拥有她，而且拥有一切。天生。张风气愤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他们俩在和一个人说话，交换了一件什么东西之后，他们走进了旁边的一个很小的木板门。张风也紧跟着走了过去。

他走到那扇门，向四周看了看，正要推门进去，忽然一个男人拦住了他。他吓了一跳。

“有票吗？”男人低声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他迅速抬头看了看上面，没有任何招牌。

“要交钱。”男人又低声说。

“多少？”

“一张分。”

他掏出10块钱递过去。男人接下来微笑着向里面一摆手：

“快进去吧，马上就开。”

他刚一进去里面就灭灯了，但是他还是来得及看清了他们俩。他们坐在了倒数第二排的正中间。除了他们之外，那一排再没别人。他摸着黑在最后一排坐下，坐在他们的背后，他希望能听见他们的窃窃低语，但是，他们却始终一言不发。一阵清香的气息从她身上、衣服上、蓬松的长发上飘散出来。他觉得这香气是这么熟悉，这么亲切，这么引人注目。他肯定见过她，肯定认识她，说不定还爱过她。她到底是谁呢？……记不起来了。自从这场家庭官司开始以后，记忆力好象越来越不行。见过，肯定见过。只是，记不起来了。

开始了。原来是录像。这大概就是外面说的黄色录像吧。三个男人在和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打扑克，男人有的是钱，女人押上了自己的贞操。女人先赢后输，最后只好脱衣服。她很不好意思，脱得很慢很慢，然后……

这时张风发现，前面的男人把绿衣女子越抱越紧，越抱越紧，渐渐和她融为一体。男人耳语般地说着什么，充满欲望的嗓音狂热而低哑。女人似在歪身婉拒：“不，不，不……别人会看见……”声音模糊而性感。两人静静地、轻轻地、慢镜头一般地倒了下去，长长的木椅发出一阵轻微的但在听来却是惊心动魄的“扎扎”声。在录像的音乐和对话声中，这微弱的“扎扎”声毫不引人注目，但他却觉得它们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刺耳，越来越叫他难以忍受。他靠在椅背上，仰起头看着天花板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他觉得他的心脏在被一把利刃慢慢割碎，大脑正在被一根细管慢慢吸空，血液正顺着伤口慢慢流尽。他觉得他正在变为一条无内脏的身躯，一个无灵魂的空壳，一具腐烂发黑的尸体。他觉得他好象刚刚被一颗重磅炸弹彻底炸毁，现在只剩下了一堆废墟。

他就这样坐着，不知坐了多久。

后来，前面的两个人终于直起了身子，疲倦地靠在一起。而几乎就在这时，录像结束了。灯亮了，小小的房间里人都站了起来。他愤恨无力地仍然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看着他们站起来的高高的背影。

他们转过身来，向外走去。他忽然惊异地松开嘴唇，那是两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！

她呢？他们呢？

这怎么会？

他在哪里失掉了他们？

又是一个人在大街上走。漫无目的。看看太阳早已过午，才觉出有一种隐隐的饥饿感。他拐进了一家小饭